



军队从国家财政变成了私营企业, 中国军方就是一个大集团生意。这种生意不是违背国家政策的腐败, 它是在国家批准同意下为军事活动筹集资金的生意。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发布一项指示, 允许解放军单位赚钱, 以弥补其预算削减后的缺口。

中国有不少移植中心和综合医院是军方机构, 靠器官移植接受者资助。军方医院独立运作, 不归卫生部管。它们从器官移植中赚到的钱远远超过这些机构的成本, 还为整个军事预算提供经费。

比如, 北京有一家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这家医院明目张胆地宣称:

“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 二零零三年毛收入一千六百零七万元, 二零零四年一至六月份为一千三百零五十七万元, 今年(二零零四年)有望突破三千万元。”

军方对器官摘取的介入还延伸到民用医院。器官接受者在民用医院接受移植, 做手术的是军方人员。

血淋淋的军队财政



这里有一个例子。有一名男子, 他在二零零三年飞往上海, 准备以二万美金换肾。价格是在启程前就定好了。他住进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一家民用设施), 在随后的两周内, 医院将他和四个肾脏做血液和其它方面

的配对测试。由于他的抗体反应, 没有一个肾脏是配对的, 结果四个肾全部被拿走。

他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大约两个月后又返回了这家医院。又有四个肾脏拿来做类似的测试; 当第八个肾脏被证明相配时, 移植手术得以顺利完成。他的八天康复期是在解放军第 85 医院度过的。他的外科医生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肾移植中心)的谭建明医生, 此人有时在民用医院穿军装。

谭医生携带着几张纸, 上面记录有不同组织和血液特征的未来“捐献者”名单, 他从中挑人选。该医生被多次注意到穿着军装离开医院, 二~三小时后又带着装有肾脏的容器回来。谭医生告诉器官接受者说, 第八个肾脏是来自于一个“死刑犯”。

军队有途径接触监狱和犯人。它们的运作比民用医院还要秘密。法律管不到它们。(本文内容摘自《血腥的器官摘取》,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梅特斯合著) ◇

哭泣的眼泪与生命的救赎

在海外, 法轮功学员酷刑演示和图片展示现场, 常常有民众因心灵受到极大冲击而掩面哭泣。有一位先生, 在听闻了法轮功真相后, 当时就蹲在展示现场掩面痛哭, 哭着离开后不久, 又返回现场再看再哭。

想象这情景, 令我感动。我为那些能够因法轮功而哭泣的人们感动。

如果说, 法轮功信众那种对真善忍信仰的忠诚、坚贞, 面对血腥迫害的从容、刚毅, 传播真相的坚持、执著, 承受苦难的深重、惨烈……常使我泪水涟涟的话, 那些因为了解了法轮功而感动流涕的人, 又成为我第二个感动之源。我感动于他们的感动。

很多人都在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以后渐渐觉醒, 可这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麻木和冷漠, 所以这些被法轮功真相深深触动而哭泣的人们, 使我以这些生命为可贵。



海外民众举行游行集会, 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滔天的照片

尤其在中共地下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之后, 再次把每个人都摆在了又一次的选择面前。在这样的残酷面前, 在这样一种惨烈的事实面前, 把觉醒的机会, 把最后的挽救与沉沦的选择给予了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每一个生命, 用这善良人的鲜血, 拷问着人类尚存的良知和善念, 检验着是否还值得被救出苦海而获得新生……

现在的人们, 普遍地了解了历史上基督圣徒们的受难和荣耀, 但往往却只肯把这荣耀归于过往和已逝, 而不太关心和理解现实和眼前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及其意义。在一种信仰已经壮大并被广泛认同的时代, 能够把崇敬和赞美归于它, 这谁都做得到; 而如果一个人人生在这一信仰的卑微时期, 他的正面的取向、认同、尊敬, 抑或是同情, 才是最为可喜可贵的。

在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 曾经为这些高尚的信仰者而哭泣过的人们, 为他们的冤屈鸣过不平的人们, 为他们而心生敬仰的人们, 为他们分担过劳苦的人们……他们是有救的。他们的罪业因为他们的善行善为, 因为他们哭泣过的眼泪而洗刷了、消减了, 他们让神看到了他们的心和没有泯灭的佛性, 在十方世界震动, 标示着他们是可上升的生命。

上海女子监狱的罪恶

(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 上海女子监狱, 位于上海松江区泗泾镇新南路 29 号, 是上海唯一一座女子监狱。一九九九年七月后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多年来上海女子监狱打着“文明执法”的旗号, 长期用种种恶毒手段折磨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在反人性的“转化”迫害中犯下了滔天罪行。

长期非法监禁、非人性的折磨

◎李华砚: 监狱法规定禁闭期限最多不得超过十五天, 李华砚被非法关入禁闭间长达九个月之久, 后被逼精神失常, 因为上级来检查验收, 禁闭间不得不暂时取消, 李华砚才被放出。

◎冯蓉霞: 二零零七年九月被送入上海女子监狱起, 冯蓉霞已先后十多次被送进监狱医院住院, 几乎是每月一次。虽然已被迫害成重病, 但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为了迫使冯蓉霞放弃修炼, 大冷天狱警指使刑事犯打她, 打得昏死过去, 再用冷水把她浇醒, 然后再踢打折磨。二零零八年七月冯蓉霞从医院回到女监, 短短一个月体重下降了七斤, 家属在接见时看到她手臂上满是瘀青, 并且脸色苍白, 面颊红肿。冯蓉霞说: “是因为在监狱里不肯写决裂书、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被打的。”在一旁监控的

主管队长姚笛恶狠狠地说, “你讲这些情况干什么?” 冯蓉霞说, 当时向队长反映被打情况时, 根本没有答复, 并且他们变本加厉地打她, 不让她睡觉。

◎李文娟: 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家人在南汇监狱医院终于见到了李文娟。她瘫在病榻上, 不能移动, 整个人已经骨瘦如柴, 头发枯白, 身体非常虚弱。询问后, 才知道她遭受近四个月的严管折磨。

上海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责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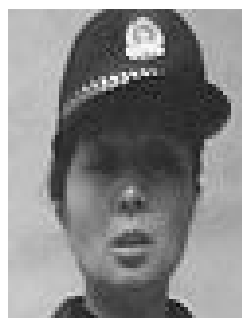
副监狱长李海莲(警号 3109005), 负责“转化”迫害。

教育科长: 冯莺; 狱政科长: 曹春花

教育科科长冯莺(警号 3109056) 积极配合监狱下达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 同时与狱政科科长曹春花(警号 3109178) 合作, 在明知五监区在执法上违反《监狱法》的同时, 仍尽力掩盖五监区的违法制度, 构成五监区警察耍流氓, 反人性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副监狱长 李海莲



教育科长 冯莺



狱政科长 曹春花

“天安门自焚” ——中共炮制的伪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 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 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 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 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 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 不是法轮功学员。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 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图一)。

央视自焚画面中, 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 还能唱歌, 创造了“医学奇迹”! 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 记者却近距离采访, 不穿隔离衣, 也不戴口罩帽子(图二)。“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 竟然完好无损; 头发最容易被火燎, 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 王进东背后的



□ 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 刘春玲被一个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抡起条状物体猛击后脑, 导致其倒地死亡。

警察拎着灭火毯, 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图三)。造假之处还有: 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 所谓自焚的当天, 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此“突发”事件, 他们有备而来, 拍摄了近景、远

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 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 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 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 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 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 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图二



图三